

# 释迦牟尼成佛记

郑孝时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释迦牟尼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仙，他是一位悟得了人生最高真理的哲学家，他是播扬人生真谛的教育家，他是从颠倒迷惘中唤醒众生的先觉者。

什么是佛？佛是人生的觉者。

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

因此，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能大彻大悟，人人都能回归圆满，人人都能离苦得乐，觉海慈航，安抵人生的彼岸。

不立文字，妙不可传，既有禅功，也有秘法，从对人生博大精深的初探，到对生命大彻大悟的圆觉，静观人生，勘破寰宇，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溶佛传、佛经、秘禅、秘法于一体，如同一盏不灭的慧灯，照亮每一个读者人生迷茫的航程，使其到达人生向往的安详、自在、潇洒的彼岸。

## 再版前言

这部拙著也已重印多次，而今又值改型再版。我想趁此机会向广大读者啰嗦几句。

我趴了多半辈子案头，每当完成一部书稿时（包括约稿），虽然自感全力以赴，但总是做名落孙山的精神准备，而不做金榜提名的妄想。

记得前苏联有一位写匠，每当他的书稿给出版社寄出后，就盼着回信，盼着回一封“小信”。他不愿收到成包成裹的“大信”。只因“小信”十有八九是商议出书事宜；而“大信”往往是退稿“枪毙”。有一次，书稿寄出后，不久就回信了。出版社回信寄到他的家里。当家人在门外收到回信时，那位写匠立即喊问，是“大信”还是“小信”？家人回答说是“大信”。写匠不禁颓然，糟了！

这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文字匠人心里的写照。至于“大腕名流”，那就不在此例了。

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而得意之事则是十之一二。即使如愿以偿，十分得意，也不过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罢了。世上哪有一生顺风，事事如意者？

生活实质上是一场苦旅。在这漫长的旅途上，有人归来，有人离去，有人得意而归，有人失意而去，你来我往，来去匆匆。一切书稿，又何尝不是如此？出书后，它们就上了书店里拥挤不堪的书架，听任市场的选择，寻觅自己最后的归宿。

记得几年前，我到海滨一个大城市去旅游疗养。我的一个重要的旅游“项目”就是逛书店。一天，我来到一家大书店里转悠，忽见书架上摆着一大摞敝人的这部拙著。我禁不住喜忧参半。喜的是，敝作不甘寂寞，在大书店里居然占有一席之地；忧的是，这几十本精神

粮食竟然“蹲”在这里，似乎无人问津……我郁郁而去。不料在不久后，就在即将离开的前一天上午，我又徜徉到那家书店，骇然发现那个拙著版本的群体，居然大量减员，只剩下两三本了。一问，人说近来该书销路发烧，大有告罄之势。

然而，不管怎么说，时光也已流逝了几年，这部小册子一印再印，印数不菲。世上没有永不凋谢的花草，后来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它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先不说内容，只说它躯壳的生存意义似乎也已发挥尽至，使命俱足，怕是不久后，也该退出书市的舞台，走到它生命的尽头了。

于是，为了缅怀它往日的辉煌，有一天晚上，我召集全体家人，以家庭为“单位”，办了一个小型“晚会”。妻儿围坐在一块蛋糕前，点上了两支蜡烛，望着荧荧的烛光，共同回忆小书的内容，是它加深和丰富了我们一家人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为我们注入了一种新的灵魂……那烛光的氛围，那小聚的情景，家人那一张张被烛光照亮的面孔，好像有一些与拙著表示永久诀别的味道。

哪料，前些天忽然接到一封“大信”，是出版社寄来的一包改版的校订大样，说是今年还要以它全新的面貌再次出世亮相。于是，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校阅工作。看来，世间一切事物的生命贵在绵长。

趁再版之日，我真诚地感谢上海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他们对拙著提出过很宝贵的意见。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顾兆敏先生，年来为拙著面市，辛苦备至，在下一并致谢。还有五台山上那位已经圆寂的自静法师，我有机会定到他的灵塔之前，恭敬默拜，不吝谢忱。

作者于 2007 年早春二月并州公寓

# 目 录

一个识破人生,而又无意改变世界的伟人(代序).....	高运宏
第一章 “天地之间,唯我独尊!”.....	1
1 摩耶夫人从右肋生出小太子 .....	1
第二章 国王和妻妹的初恋.....	6
2 祥瑞的预兆 .....	6
3 在蓝毗尼花园里 .....	9
第三章 少年启蒙 .....	14
4 “请问学者,什么是宇宙和生命?”.....	14
5 人生探秘.....	18
第四章 新婚之夜 .....	24
6 悉达多太子不忍杀生.....	24
7 王宫选美.....	26
8 耶输陀罗公主的哭声.....	30
第五章 苦难的世界 .....	35
9 发心为善 出离诸苦.....	35
10 一颗伟大心灵的跳动 .....	39
第六章 声色的诱惑 .....	44
11 君臣密议 .....	44
12 “慎勿视女色” .....	48
13 死,也许并不意味着幻灭.....	51
第七章 远道寻师 .....	57
14 世外仙境 .....	57
15 “内心光明,一切光明”.....	61
16 从夜猫子说起 .....	66

第八章	癡仙玄虚预卜 .....	70
17	神机妙算 .....	70
18	悉达多在幻觉中昏厥 .....	74
第九章	夜奔 .....	79
19	约法四愿 .....	79
20	不修成佛,誓不归来.....	83
第十章	千奇百怪的苦行林 .....	88
21	“邪正道殊,苦乐各异”.....	88
22	“唯人最贵,唯人最美”.....	92
第十一章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97
23	初赠法器 .....	97
24	净饭王的来信.....	101
25	一矛刺透人生之盾.....	103
第十二章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107
26	“七宝之身”和“五漏之体”.....	107
27	啊,空! .....	110
28	“菩提本无树”.....	114
29	回头是岸.....	120
第十三章	灵鹫山说法.....	124
30	盲叟摸佛.....	124
31	悉达多说破贪欲.....	127
32	“四大皆空,五蕴非有” .....	132
第十四章	成就无上正觉.....	136
33	初讲因果报应.....	136
34	慧眼·法眼·佛眼.....	142
35	他悟出了什么?.....	145
第十五章	初转法轮.....	149
36	“生你之门,死你之户” .....	149
37	灵知闪光,真如了了 .....	156
38	初讲人生四谛圣法.....	159

---

第十六章 善男信女.....	163
39 心在哪里？.....	163
40 “烦恼就是迷恋”.....	166
41 浪女的归宿.....	170
第十七章 佛说十二因缘.....	173
42 法门难逃.....	173
43 “阿赖耶识”.....	178
44 现代科学 VS 传统佛学.....	183
第十八章 旧地重游.....	185
45 千日修炼，一日看功.....	185
46 “诸法因缘生”.....	191
47 贱女皈依.....	195
第十九章 竹林精舍里的经声.....	200
48 舍利弗和目犍连.....	200
49 一个修忍的小和尚.....	206
50 忍，忍，忍！.....	210
第二十章 “末日的审判”.....	219
51 禅师的游说.....	219
52 五眼六通，天地弥合.....	222
53 舍利弗舌战婆罗门.....	229
第二十一章 波斯匿王的迷惘.....	237
54 佛门第一大辩才.....	237
55 可怜宫中月，尽在声色中.....	241
第二十二章 晨钟敲醒梦中客.....	247
56 生的克星——死.....	247
57 佛陀密授禅法.....	252
58 心静映明月，意空无风扰.....	259
第二十三章 霖雨苍生.....	265
59 人体与宇宙的呼合.....	265
60 母子了悟妙心.....	271

第二十四章 生命的车轮.....	275
61 剃头匠居上.....	275
62 生死的信息.....	280
63 难陀罗出家.....	285
第二十五章 摩登伽女.....	289
64 警钟长鸣.....	289
65 “五欲之中,女色最烈” .....	290
66 “淫”向佛门挑战.....	295
67 四无量心.....	303
第二十六章 秘法心传.....	309
68 癫仙骂闯精舍.....	309
69 “如来如来,能去能来” .....	316
第二十七章 五百比丘尼.....	319
70 心灵感知.....	319
71 如此药方.....	321
72 玄奘和法显的发现.....	325
第二十八章 “爱欲莫甚于色”.....	329
73 枝头本无花,观者自动情 .....	329
74 “色会即祸生”.....	334
75 婆罗门的诡计.....	340
第二十九章 忍辱法门.....	343
76 进趣妙境.....	343
77 “忍辱波罗蜜”.....	347
第三十章 悟境高妙.....	352
78 心如止水.....	352
79 七大禅观法门.....	356
80 回归本心,洞见自性 .....	361
81 禅本无言,禅本无门 .....	364
第三十一章 佛门出了个叛徒.....	369
82 生命的高峰体验.....	369

---

83	莲花色女.....	374
84	佛牙沉海.....	377
85	阿难咒罚叛徒.....	380
86	叛逆遭报.....	385
第三十二章 “智慧第一”.....		391
87	佛说宇宙和生命.....	391
88	性的愚盲者.....	397
89	《无字经》.....	403
90	灵骨引起的闹剧.....	406
第三十三章 尾声.....		410
91	永恒的思索.....	410
92	最后的弟子.....	418
93	遗教.....	423
94	涅槃.....	426

# 一个识破人生 ,而又无意 改变世界的伟人(代序)

高运宏

美国有位声名煊赫的大学者麦克·哈特,是当代著名应用物理学家、数学家、法学家兼天文学家。此公写过一部《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进入当代美国最畅销的书之列。作者在书中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排名第四,置于耶稣基督之后,孔丘之前。

释迦牟尼,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古印度释迦族人,故又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成道后,人们称之为佛陀,略称为佛。佛陀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翻译成中国话就是“觉者”。

释迦牟尼正如在这部传记作品中所述,他并不是一般佛教徒幻想出来的救世主,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识破人生、而又无意改变世界的伟人。成佛前,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与我国春秋时期的孔丘是同时代人。父名净饭王,母号摩耶,是拘利国的一位公主。按古印度的风习,妇女怀孕后,必须回娘家分娩。不料,这位夫人临产前,在回娘家途中的蓝毗尼花园里,在一棵无忧树下生下了王子悉达多。不幸的是,摩耶夫人产后七日猝死。后来,王子的姨母,摩耶夫人的胞妹继配为净饭王后。幼年的悉达多是由姨母养育长大的。悉达多自幼生得相貌端庄,天资聪慧。净饭王对这个王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希望他继承王位,建立功业,将来成为一位万民爱戴、统一天下的君主。

净饭王从小就从各方面对儿子进行严格的教育和培养,请来婆罗

门大学者讲授文学、哲学和算学等知识；让儿子跟武士学习兵法和武艺。学就后的释迦牟尼不但知识广博，而且善骑能射，堪称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了。但他却不愿意继承父业，不想成为父亲的“接班人”。

古代印度社会等级森严，共分为四个种姓：最高的是婆罗门，为握有祭祀文教大权的僧侣贵族；其次是刹帝利，为掌持政治、军事的国王和武士贵族；再其次是吠舍，多为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最下层是首陀罗，为丧失一切权利的仆人和奴隶等。各种姓之间的社会地位悬殊，层层压榨，残酷剥削。悉达多不仅从小就厌恶宫中奢侈的世俗生活，而且慧眼独具，人世间很多现象都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他看到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他们惨遭生活的痛苦和折磨。同时，这位王子也发现，幸福和享受并非是富人独有的天命，种种意想不到的厄运也在包围着他们。任何人都会突遭不幸，任何人都要生老病死。最后，势必一个个向死神投降，同归于尽。

悉达多少年时代，有一次出城郊游，看见烈日下的农民光着身子，大汗淋漓，气喘不息地在地里劳动；耕牛颈上勒着绳子，皮绽血流，还要受农夫鞭打；犁过的泥土里，翻出许多小虫，鸟雀成群地飞来啄食。这时，他忽然感悟到，茫茫人世间，竟是如此的残酷悲惨。此后，他再也无心寻欢作乐，直觉得触目惊心，所见皆苦，所闻皆悲。他常常独自在宫中静坐沉思：应该怎样去解救人类于苦海？后来，他又先后遇见过踟蹰难行的老人，辗转呻吟的病人，为亲朋哭泣送葬的哭丧人，还听见他的马夫说，这些无常的哀遇，是世上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命运。一种弱肉强食的孤独感，啮咬着太子的心，使他进而感到人生的苦涩和短促，体味出命运的磨难和多舛……。悉达多渴求着，生活中应该有那么一种永远不被痛苦和死亡抹灭的东西。此后，他经常废寝忘食地为此而苦苦地思索着，甚至日夜潜心冥想，心灵不得安宁。

净饭王为了断绝儿子终年累月的“胡思乱想”，在悉达多十六岁时，就为他完了婚，娶的是邻国公主耶输陀罗。后来生一子，即罗睺罗。净饭王还为王子建造了寒、暑、温三时宫殿，日食山珍海味，歌舞朝夕不断。然而这一切，悉达多都毫无爱恋，他与声色无缘。

二十九岁时,他不顾父亲的劝阻,毅然出家。他丢下妻子,剃除须发,离开宫殿,披着袈裟遁入深山,并云游四处,拜访名师,追求痛苦的解脱和人生的真谛。他由养尊处优的王子,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他向现实抗争,向精神挑战,去寻找解脱“生苦”之道。

在荒凉的苦行中,释迦牟尼日食一麻一麦,以清泉为饮,置艰难困苦、风霜雨露于不顾,坚持不懈,定坐沉思,经历六年之久。结果徒劳无益,一无所获。于是,他索性到尼连禅河去沐浴,洗去了六年苦行的尘垢,随后又接受了牧女献奶供养,调节体力,恢复了元气,继而到附近的毕钵罗树下结跏趺<sup>①</sup>静坐,端身正念,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坐。”经过四十九天的苦寻苦思,有一天半夜过后,天上皓月当空,明星照耀,他突然见一颗亮星升起,顿时精神境界达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静和升华。在他眼前,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障碍已不复存在,也不再受到视觉和听觉的限制,心像平镜一样,贪爱、嗔痴和烦恼也再不起于心头,一切疑虑全部澄清,豁然觉悟到人生的真谛,离苦得乐,清静无邪,意境宏远,“如实知见诸法实相,而证成无上正觉”。此后,人们就称他为佛陀,或称做佛。

依佛教的定义,佛是一个“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即是说,佛不但自己对生苦已经大彻大悟,而且进一步帮助众生彻底觉悟。这种自觉和觉他的工作,这种一视同仁、平等待人的精神,其高尚的程度,是世间一切行为无可比拟的。佛教认为谁达到了这种境界,谁就是佛。他们主张,一切众生在直面认识人生上,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佛性的,包括那些执迷不悟、行恶多端的人,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典指出:“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从这种意义上说,佛教不承认任何种族、等级、性别和观念的差别,劝人行善,普度众生,学道不厌,诲人不倦。因而,人们颂扬释迦牟尼是第一个为了人类的平等而献身的圣者,尽管他无意改

<sup>①</sup> 佛教中修行者的坐法,即双足交盘而坐。

变和摧毁旧世界。

这位先觉者一向认为，世俗人间的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一个“苦”字，即所谓“生苦”。人自呱呱坠地的一天起，就要忍受种种痛苦，备受磨难，造诸恶业。那么，是什么原因给人生造成这么多痛苦呢？

实在的说，人生是一个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绵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肉体、思想和感情不断地发生变化，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所以，一个人从生到死是一次苦乐相掺的经历，是一股漫长的、由充沛到干涸的细流。所以人生是不尽言，也是不尽意的。不是吗，低谷处有坎坷；高巅处有风险！甚至人类历史本身也充满了阴谋诡诈、争权夺利和腥风血雨。在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背后，隐藏着层出不穷的策动、密谋、倾轧、斗争、乃至屠杀……这个旋转不息的地球，运载着一个永远卸不掉的苦难的包袱。

在这部传记作品里，这位具有时代精神的主人公认为，人生之所以忍受种种痛苦，往往是由于自身的迷惑而造诸恶业，而自作自受，自食其果，痛苦无穷，轮回不止。

造成这种恶果的根源，佛典概括为六点：其一是贪，即自私自利，过分追求，不义窃取，甚至损人利己。对于人间有限的乐境，不知是短暂虚幻，反而一味地奋争不已，贪财如命，直至身败名裂；其二是嗔，即嗔恚怀恨，对违逆不顺之境，不能忍受，反生愤怒，或横起暴虐，或泄忿他人，无涵养心，《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起，八方障门开”，是非颠倒，因果迷乱了；其三是痴，即愚痴迷昧，智慧闭塞，事理不明，妄自贪求，求之不得，受人宰割；其四是慢，即骄傲狂妄，我慢贡高，不能与人和睦相处，人苦自亦苦；其五是疑，即不信真理，只信邪见，杜塞善门，滋事生非，造就恶业，不能自拔；其六是不正己，即思维不正，鄙陋偏差，一意孤行，自寻烦恼，坏诸善事，薰死一途。

一语道破，令人了然。这些意蕴深邃、凝炼的哲理的启迪，实在令人心灵震撼。佛学真是把人生的症结说到家了！在纷繁迷离的大千宇宙中，谁操有智慧这把宝剑，谁就必将拥有这个世界！难怪佛教千百万圣徒们经过二千多年时光的洪流，对释迦牟尼仍然潜心敬拜

而念念不忘！任凭时代风雨一幕幕地变换，在走马灯似的历史面前永远无损其形象者，才算得上真正的伟人！

那么，怎样才能解脱人生的烦恼呢？佛陀主张“八正道”：其一是正见，即正确的真知灼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谛，是苦，是空，是无常，明了人生的短促，保持纯洁善良，修慧断邪；其二是正思维，又称正欲，主张缜密思考，所谓三思而行；其三是正语，修口业，语言端正，纯洁有理。恶语伤人，如刀剑刺心，势必引来祸患，所谓祸从口出；其四是正业，即从事清净正当的行业，远离杀盗淫妄诸恶业；其五是正命，即保持圣洁的生命，不使生命染污不净。对佛教徒来说，应保持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生活；其六是正精进，即离恶向善，勇猛精进，禁止一切恶行，进修一切善道；其七是正念，即不生邪欲，佛典中所说“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之中，不为所害，譬如着铠入阵，则无所畏”；其八是正定，即一心专注，修习禅定，解脱自在。故佛教小乘中主张，摄心为戒，由戒生定，从定发慧。释迦牟尼认为，如果能实践“八正道”，不仅可以净化自己，进而能够推动社会，使众生都行正道。这样，必然会出现一个善良、安乐、和平、幸福的人类社会。

概念上清晰，知觉上敏捷，感情上强烈，而说理又如此令人信服。白纸黑字，劝人律己，一下子给人拨开了释迦牟尼创建的理论的神秘之雾。

我不是释迦牟尼的虔诚信徒。但我认为，作者选中这样一位识破人生，而又无意改变世界的伟人为题材，著书立说，确实难能可贵。

世界上一切具有自由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学派，不论如何千差万别，其实质都有同气相求，异论相通的地方。西方大哲学家斯宾诺莎有一段名言：“现在，我已经将我要说的所有关于心灵克制感情的力量，以及关于心灵的自由的意义充分发挥了。由此可以明白看到，智者是如何地强而有力，是如何地高出于净化为情欲所驱使的愚人。因为愚人在种种情况下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他生活下去，似乎并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也不知物。当他停止激动时，他也就停止存在了。反之，凡是一个可以真正认为智者的人，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知其

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绝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如果我所指出的足以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艰难的，但是这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很少被人发现，看来足以表明这条道路诚然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劳而获，那又怎么会几乎为人人所忽视呢？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

一个人固然无力扭转乾坤，但是能够自我不以世俗为转移，凭一己的意志与邪恶抗衡，这难道不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吗？

作者在这部传记中，时而披露史实，时而展示主人公的心迹，时而旁征博引秘法秘禅，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表现主人公的气魄宏大和意境高远。然而请恕我直言不讳，释迦牟尼虽然是提倡人类平等的圣人，觉悟到“生苦”的种种业根，并不辞辛苦地化度众生，但是他却无力并无意改变人世间已有的现象。更谈不上摧毁旧世界，创造新天地。应该说，这是受历史人物和史实本身的制约。

佛家讲究“佛缘”，我觉得生活中有时也有“缘”。两年前，我获得一个机会，暂时住在佛教圣地五台山南山寺里，潜心研究一点佛学。一次偶然的机遇，在青山坡上王子焚身寺里认识了本书作者郑孝时先生。当时郑先生正在这座千年古刹里默默地写作这部鸿篇。那是个满天落霞的傍晚，坐在古色古香的东厢禅房里，眼望窗外搭了天篷似的古松，我深感这里有点与世隔绝。然而先生笑称：这儿虽似桃园，却并非在世外。

郑孝时先生我早已闻名，他创作出版过数量惊人的神话小说和历史小说，仅仅这近五年间，他连续写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达三百余万字，可谓多产！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太平洋大海战》（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那生花的妙笔，再现了近半个世纪前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海上大悲剧。那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有血有肉的人物，紧紧吸引着我，使我一捧起来就舍不得放下，掩卷后还觉余味未尽，叹为力作。此刻竟然见到先生，真是三生有幸。

他身材颀长，面庞清癯，精神矍铄，风度儒雅，关东口音，十分健谈，非常幽默。锐利如锥的目光，似乎把世间的一切都能一眼看透。

真想不到,写罢《太平洋大海战》以后,先生突然跨越时空,创作目光一下盯准了二千五百年前佛家的开山始祖!

在千年古刹里,不是续写为佛祖弘扬佛法的经论,而是创作一部文学传记。我先是惊愕,继而迷惑,最后了然。原来,先生不仅凭着他丰富的写作阅历和雄厚的佛学知识,而且在这古刹里还与一位佛门大师为伴,两人结友,同吃、同住、同谈。使得先生的笔端上,情节更为真实,描绘更为凝炼,倾诉更为成熟。现今中国文坛上如此的创作,真可谓“绝活”了!令人担心的是,先生此番的创作生活异常清苦,可以说是饥而素食,渴饮泉水。然而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在这里写作不仅能享受幽居野趣,而且藉此一隅又能潜心冥会,思考不辍,怡情养生,实在是一举两得。

在他看来,写作的甘与苦应由其内涵而决定。为了完成自己宏大的创作计划而头悬梁,锥刺股,那固然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君不知何尝还有更多的苦境:为了生存竞争,硬着头皮写自己不爱写的东西是苦;为了应付时势而写自己写腻了的文章是苦;为了功利目的而不得不写也是苦……倘若是冲破这一切媚俗的壁垒而写作,那么不必一掬清水洗涤,心境就会如湖面一般舒坦,平静。皆因以自己的作品给生者带来希望,给弱者带来勇气,给世界带来新意和潇洒。那才别有一番乐趣!

于是,我自告奋勇,愿意做先生这部长篇传记定稿的第一个读者。他一听就欣然同意了。

不久,我拜读了全稿。读毕掩卷沉思,感到这确是一部读了不感乏力的轻松作品,作者以纯粹的白描笔法,把释迦牟尼的一生,娓娓道来,情景生动,故事离奇,可读的魅力不同凡响,让我着了迷,爱不释手。

书中主人公在他的漫长的艰险折磨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思索和领悟。这些淡泊的、富于人生哲理的独白,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剖析人生和戳破红尘的理念。主人公就像一个在茫茫荒野中向澄明之境奔跑的巨人,其深奥的思索,犹如一柄凌空而降的宝剑,从无人知晓的方向砍向笼罩住人们思想的混沌沌的罗网。在你面前

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境界，宠辱皆忘，富贵远抛，淫欲离弃，名利如尘。到了这种境界，精神才会不受任何外界的羁绊，获得充分的清静、解脱和自由，进而感到内心的完美和永恒的满足。

当你生活犯困和稍觉失意之时，尽可以躺在床上读读这部传记，其中会告诉你：名利、贪欲和幸福、享受是一种令人无休止追求和渴望的诱饵。然而，只有你觉得知足之时，它才会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否则，当你永无休止地追求和渴望它之时，除了给你增加苦涩和烦恼外，什么也不会给你。这就是人生，载浮载沉的人生。它对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挑战。你对付它的武器，最好就是悟性和功力。

有人说，一个作家之所以偏好某一种文学形式和风格，这主要是受制于其人经历、知识和内在气质，还有的就是性格、思维方式和深层意识等等。诚哉，斯言也！按如此得出的结论，郑孝时先生理应完成这部作品。至少我读过后深感心犀逐渐回归真朴、识穿事理和超脱纯美了！这不能不感谢作者和书中主人公催我清醒，锤我愚顽，萌我初慧。

在下笔墨荒浮，率成胡言，聊存鸿雪，是为序。

1990年立秋于五台山南山寺初稿

1992年寒露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改定